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58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61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姦臣聚歛宇文融　楊愼矜　韋　堅　王　鉷　楊　釗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戸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　丁亥制州縣逃亡戸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

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

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戸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戸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

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
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
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
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
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
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二月乙
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乙

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爲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幷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爲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

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
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
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
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是
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
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
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
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
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
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駮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戸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爲優上乃擢愼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

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寶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愼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

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

明日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寵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

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
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
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
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
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
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
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
家無有限極

張溥曰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

配流道死韋堅鑿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於臨
封楊愼矜楊卿之子督責出納兄弟並誅王鉷
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
天子弘羊孔僅猶爲計拙一旦竄死狼籍方恨
搜括天地智者不爲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
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
心急其才然衆怒不可使也堅以太子後宮之
戚外有幹名上牙盤歌得寶巧幸無二李林甫
比之卽林甫殺之並寵生忌其勢必然愼矜厭
勝禍及愼餘愼名王銲與邢縡蓄兵鉷家連坐

兄弟同利未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褘鉷敗於陳希烈堅愼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鉷爲愼矜致貴中道附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鉷亦族滅愼矜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崇猝死天道出反如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騷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人之讐去已之疾陰賊鷙發不遺餘力鉷雖厚善釁跡旣露卽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於死不能脫人

於難蓋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
聚斂咸竞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卽得指而斥
之其名穢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
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敝民之舉悉唯諾順成而
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己害則人任此諸臣所
以皆死於林甫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衞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太眞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眞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

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隨

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

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竝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

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

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敕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

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自侍
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
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
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
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
山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
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
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
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

以金塡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竝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

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戸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

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
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
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
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
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
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
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
俟稍豐不意逆胡横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
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

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併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張溥曰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寧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册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蒱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抶之無行若此豈有范雎摺折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眞

妃卽貴寵乃其從祖妹夤緣親密驟進執政戚
非觀津而賞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待安祿
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
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
不知何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槊中宗爲三
思點籌此皆無道愚主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
難治成太平遽病狂易自亂帷牆籧篨戚施爲
世僇笑斯蓋天奪其魄人爽其常鳥獸爲羣則
夷虜入室晚禍祟酷事應固然國忠與林甫祿
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驩好無間乃林甫

旣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妬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旣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可無動忽唱幸蜀狼狽出走彼以爲蜀固我家天子卽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死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趍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褥

非此大亂孰爲大哀嗚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上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誅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爲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

遊奕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
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諸牙帳窣干見奚王長
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
餘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
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
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
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
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
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
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窣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

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

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

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
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
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
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爲代作通
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
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
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
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

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䫲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

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

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

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作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

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使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

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
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
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
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
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
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
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
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
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
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鎭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

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

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
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
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
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
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
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
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
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
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

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益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命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已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廏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廏隴右羣牧等使

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
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
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
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
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
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
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
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
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

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坂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埱爲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

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得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

事亦泄上託以宅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至京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

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

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輿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

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
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
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
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
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
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
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
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
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
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

兵軍士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
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
顔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
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
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
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
爲戸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
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

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衞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横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

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

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

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文水人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陜陜郡太守竇廷芝已犇

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悟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

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悟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　顏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眞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

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

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蘧蒢仙芝還至廳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

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時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

弛無鬬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伎樂往勞之幷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

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

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陽招賈循郏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

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

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

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

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眞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眞卿以李暐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

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

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城降安祿山逼眞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

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

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賜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於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

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
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
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
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
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
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
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
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
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
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

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蕚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虜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别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

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

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
犇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
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幷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
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
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
進明矣眞卿不以爲嫌眞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
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
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
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

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

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
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
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
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
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安祿山使平盧
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平盧
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
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
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
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

客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栅於㵐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常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

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

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犇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眞自關下來爲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豈能敵

我薊北勁銳之師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

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

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
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
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
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
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
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
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
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
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
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

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

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八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

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眞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

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待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懅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犇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

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鎭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衞兵仗

儼然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逺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逺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維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維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

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匊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

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鎭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

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軍所撾腦血流地眾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頫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

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

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寇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於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

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旣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

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

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䟦
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
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
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
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
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
子旣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
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
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

衆皆敗降賊父子兄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瑴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

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

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

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畱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旣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畱常山

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眞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眞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

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

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

社稷計㦲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

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眾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

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竝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竝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竝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

仁坊剡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玄暐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

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同羅突厥從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

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逵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犇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逵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眞爲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

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

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

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

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顏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

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

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

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盗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

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當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

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衞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

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

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

之子承宷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置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

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

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

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侍郎王思禮副之琯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
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使裨
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
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爲
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
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

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眞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賫尺書以招樂安樂安郎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

至顏眞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幷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

德乃興兵詣闕塗炭生民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鷰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

援先以三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
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
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
里廬舍林木皆盡朞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
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鬭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
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
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
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
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

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犇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

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敗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

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